

CSSCI 来源集刊

语言研究集刊

第九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辞书出版社

CSSCI 来源集刊

语言研究集刊

第九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研究集刊. 第九辑/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326-3774-4

I. ①语… II. ①复… III. ①语言学—丛刊 IV. ①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6948 号

责任编辑 徐祖友
助理编辑 郎晶晶 李潇潇
装帧设计 杨钟玮

语言研究集刊

第九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3.25 字数 369 000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774-4/H·538

定价: 6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12—52219025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编 委 (姓名按音序排列)

戴耀晶 傅 杰 李熙宗

沈 培 吴金华 杨剑桥

游汝杰

本辑执行编辑 陈振宇

责 任 编 辑 徐祖友

助 理 编 辑 郎晶晶 李潇潇

封 面 设 计 杨钟玮

目 录

汉语方言特点的形成及历史层次分析	郑张尚芳(1)
论闽语鱼韵的读音层次——兼论层次分析与层次比较的方法	陈忠敏(6)
王力《汉越语研究》对历史层次的探索和启示	李小凡(27)
闽语南部方言豪韵的文白读与语音层次问题	刘泽民(35)
从蟹止摄合口的历史层次看黄孝方言的性质	郭 丽(46)
藻敏瑶语的上古层次	龙国贻(52)
养蒿苗语模韵汉借词的读音类型及其历史层次	王艳红(57)
闽东方言开口哈韵的历史层次	袁碧霞(66)
从汉越语研究看音变及其层次	[越南] 阮廷贤(84)
隐性否定溢出实例的合格性调查和博弈论分析	袁毓林 王明华(97)
述宾短语的语式分析	范 晓(113)
跟邻近性原则有关的另外几种现象	卢英顺(126)
话语标记“我是说”的语篇功能及其演变过程	宗守云(132)
“任何”的隐现极性特征的信息论分析	蒋 勇(143)
焦点概念的本质	祁 峰(155)
副词“就1”的语义内容与语法化途径	刘 林(169)
合璧词与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	游汝杰(183)
利津方言“着”研究	刘承峰(196)
上海城市方言疑问句式使用情况的社会语言学调查	平悦铃(208)
上饶铁路话与杭州话、上饶话的语音比较	杨文波(219)
关于系词“是”的产生年代和形成途径	梁银峰(228)

西汉文献心理动词的及物性、可分级度与量级问题研究	胡 伟(244)
列举义构式“什么 X”与“X 什么的”来源考察	卢惠惠(251)

词缀“生”补说	崔山佳(261)
---------------	----------

陆机《文赋》复音词研究	王文晖 桂 靖(268)
-------------------	--------------

也谈“𪚩”字的今音——兼论“马齿苋”一词中“齿”的本字	
-----------------------------	--

.....	董建交(281)
-------	----------

以《经典释文》“大”字音义辨析为例看异读和形态的关系	
----------------------------	--

.....	毕谦琦(288)
-------	----------

《汉魏六朝碑刻校注》商榷	梁春胜(300)
--------------------	----------

读河北定县八角廊竹书《儒家者言》小札	刘 娇(312)
--------------------------	----------

“语文体式”概念的创立与《修辞学发凡》体系的构建	李熙宗(318)
--------------------------------	----------

直观、旁观和通观——修辞主观世界中的观察者	霍四通(331)
-----------------------------	----------

流行体：流行性的言说体式	赵国军(341)
--------------------	----------

CONTENTS	(352)
----------------	-------

稿约	(364)
----------	-------

汉语方言特点的形成及历史层次分析

郑张尚芳

分散在我国不同地域的汉语,因发展有快慢并与不同语言融合,从而形成方言。汉语产生于中原,逐步向周边扩散,长江以南原说非汉语,因历史上汉语分批南迁,分别与土著的南蛮(苗瑶)、百越(侗台)语言的不同支系结合,乃形成湘赣客语、吴闽粤语等方言。所以汉语方言可大别为两类:北方的官话和南方的非官话。

而作为汉语主流的北方官话方言,也因胡狄语言影响而发生大变(五胡乱华、鲜卑入主中原促成中古汉语产生,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续发、元清入主中原则催化近代汉语产生)。北方话作为公务、教育语言“雅言”的基础方言,又陆续影响东南非官话方言,形成其文读层次。

南方汉语最早形成的是楚语,在先秦即已形成,其余则皆在秦汉以后在楚语、北语的基础上形成。所以在南方方言的历史层次分析中,都要先找寻底层民族语言层次与楚语层次,然后察看最早可能以秦汉为起点的本源历史层次,最后再察看晋魏、唐宋不同时期的外源覆盖层次。

方言书所常举的北方官话语音特点有三:

- A. 全浊声母清化、平送气仄不送;
- B. 鼻尾无-m,入声无塞尾或只收喉塞;
- C. 仄声不分阴阳,浊上归去。

但所说特点或覆盖不普泛,或不够独特排他,如: A. 关中 16 县,山西中原官话汾河片 31 县市全浊清化后都读送气; B. 吴语、湘语同样也无-m 尾、入声也无塞尾或只收喉塞。在南方方言文读层中,除了浊上归去,很少体现这些“特点”;我们认为,官话特点应该从南方文读层来归纳。我就曾归纳了 12 点(分声韵调三类,每类的末条常不够独特):

声母: 1. 二等字喉牙声母腭化,舌齿声母后化;

2. 疑母零化混同影喻;

3. 日母微母非鼻音化;
4. 日母止摄字变边音自成音节或元音化;
5. 全浊清化,平送气仄多不送。

韵母: 6. 上古低元音 a 在鼻尾及 w 尾前仍能保持(如: 安康,高谈);

7. 哈并于泰,覃并于谈;

8. 曾梗合流;

9. 麻韵三等字另行分立为车遮韵(e、ie);

10. 没有-m 尾(并-n)。

声调: 11. 全浊上归去,去声不分阴阳(如: 布同簿步、带同待袋);

12. 入声无塞尾或变喉塞。

此外,在词语层次可取封闭类词为特征:以“这不是他们的”中的词为例,南方多另用不同的词表示。如吴语“该个弗是伊拉个”、粤语“尔个唔係渠地个”。

依此,通泰方言应非官话而宜归吴语,杭州话倒应属于准官话(承自宋汴洛移民)。

南方方言的形成大抵多采用海南闽语模式,以原住民民族语言音韵格式接纳汉语。

从吴语分析,古越语底层语言层次有:先喉塞或内爆音声母,和齿音少卷舌、少浊塞擦音两层。前者除帮端母外,还有章、见三等因发内爆音而并影母,皆用阴调,与布依语的“依”来自 ?dz-同。宋庄绰《鸡肋编》记浙东蕨根条,有狼衣草本当作狼萁,则此“萁→衣”音变宋时已见记录。

楚语层次:吴称“人”为“依”,源于楚语“农”。《庄子·让王》“石户之农”唐成玄英疏:“农,人也,今江南唤人作农。”温州“女儿”的女音“奶”,源出《集韵》蟹韵奴解切“楚人谓女曰女”。

郭璞所记江东语,同于日译吴音,而非今吴语。如云“今江东人呼‘羊’声如‘蝇’”即与今吴语不合,但合于吴音“羊蝇”同读 io: (也见于汉音),并近于今闽语羊 iū。吴音反映的江东特色跟今吴语差别较大,除阳韵元音高化外,还有鼻声母塞化、麻韵前化,梗摄细音(饼命听岭青)ya 化等也见于闽语(梗 ya 化更扩及赣客湘语)。

吴语音韵存古的有:塞音清浊对立三分,疑母读鼻音,覃谈不同韵,哈与“泰佳皆”不同韵(材≠柴),声调分 7—8 调。声母创新的如齿音并为一类

(只依今音洪细再分),《六书故》以“圳”为“𪔐”(田沟,《集韵》读章母,朱闰切)的后起字,而读精母“子浚切”。韵母创新的有支微入虞,蟹摄二等无 i 尾,鼻尾简并成一个音位,咸山已无鼻尾,入声短促无塞尾,但不够独特。歌模相混是晚起的创新,刘基《郁离子·枸橼》“东瓯之人谓‘火’为‘虎’,其称‘火’与‘虎’无别也”则是元末温州话已如此。外源层次如日母微母文读浊擦,来自官话(区别于白读鼻音),“打”保留读“德冷切”实亦是中古长安音影响层次(慧琳《一切经音义》卷 27“捶打”云:打“吴音顶,又都挺反。今取秦音得耿反”。汉越语 *danh*,同样来自秦音)。

封闭类词:代词“他”说“渠”,否定词“不”读唇齿,结构助词“的”说轻短“个”。又“阿”头(“阿”读入声,据《六书故》於黠切,则宋代已然)、“头”尾发达,浙江“儿”尾也发达,“二十二”说“念两”。唐刘知幾《史通·杂说中》:“渠、伊、底、个,江左彼此之辞。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义。斯并因地而变,随时而革。”指出代词不同是南北方言的重大差别。“他”今闽语说“伊”,吴语多说“渠”,少数地区说“伊”,如嘉兴音 ʔi^1 ,苏州则音 ʔli^1 ,写作“俚”,这是“伊”古音 ʔli 的遗存。《春秋》襄公五年“会吴于善道”,即盱眙,《穀梁传》云“吴谓善‘伊’”,此“伊”即对应今侗台语“好”,傣雅音 li^1 ,仂佬音 ʔli^1 。

语法上如下特色也属古越侗台特点遗留:量词可前置于名词表示近指,如“支笔”表这支笔。语序上修饰语后置,如温州话“菜干、菜咸,饭焦,墙围,草紫紫云英、老鼠黄,豆腐软,吃快吃碗添”,上海话“到快哉”等。虚词“又”说“咦”(明陆容《菽园杂记》九:“吴人自来呼‘又’为‘以’音”,冯梦龙《山歌》多用“咦”,同于壮语 j^6)。实词如:“河沟”说“浜”、“木筏”说“簰”,皆同泰语。

徽语全浊清化多同次清而床读 *s-*,日母归零母(如人)而部分仍读或白读 *ɲ*。灰韵不同微韵(“灰”读低元音 $\neq$ “徽”);“嘴吹水”读 *y*;东韵元音较开不读 *u, o*;梗摄细音元音近 *a*。

闽语:无轻唇声母,喻母白读清擦音,喻三“园雨”白读同晓,喻四“蝇翼”白读同心,匣母有 *k, ɕ* 两变。古之部合口“久有”读 *u* 不同于尤韵。古微文部开口字读 *ui, un*(开气衣根痕),变合口韵。

粤语:匣母合口一等变 *w*(胡禾华黄回)。咸山效摄三四等合流,元音高化并于 *i* 介音。臻深流摄三等少介音元音低化为 *ɐ*,同曾一等。

客语: 浊上白读阴平, “我”多读 ηai 阳平。齐韵“底弟犁洗鸡”读低元音, 同闽粤而不同于赣语。侯痕登德韵元音变前[e 、 ϵ], 全浊读清送气, 则同赣语。

赣语: 覃桓相混(塿 = 团), 鱼韵白读为 $i\epsilon$ 由唐代 $i\alpha$ 前化(渠/佢锯去), 不同于客语。

湘语: 全浊塞类读不送气清音或浊音, 邪母白读也同“从崇船”母, 读不送气或浊(谢寻)。全浊读浊是类同吴语的滞古层次, 变清是整个汉语的趋势, 但闽粤赣语都有少数读浊方言遗留, 连官话也有遗留(西南官话中的吉首方言阳平仍读浊母), 所以读浊不构成特点, 清化时全不送气才是特点, 此变化方向与官话赣语不同。影母洪音读 η -同疑, 曾梗鼻尾合流变臻-n, 部分有官话影响。

王洪君(2009)的历史层次分6层, 是比较详备的, 但以为吴语、赣语起于切韵, 粤语、客语起于中唐, 湘语、晋语起于唐五代北宋, 似都嫌晚。她的吴语、客语和晋语缺少上古的秦汉层次, 但温州、梅县的歌韵字可读 ai , 平遥的“果火”读 uei 明显是秦汉层次。客语非组保留重唇的白读多不带 i 介音(如“分飞斧腹发 $p-$, 粉缝冯肥吠符浮 $ph-$, 问晚微尾味 $m-$ ”), 只阳药韵字“放 $pi\eta\eta$ 、房 $phi\eta\eta$ 、网 $mi\eta\eta$ 、缚 $phi\eta k$ ”有 i 介音, 应是汉语短元音初生 i 介音之汉代, 阳药韵最早出现 u 介音现象阶段性特征的遗存。反而虽然闽语包含较多的上中古层次, 也有宋以后的近代层次, 如福州“维唯”读 mi , 就于古无据, 是从《中原音韵》的 vi 折合来的。闽南语阳韵白读 $i\ddot{u}$, 也已经是 $a\eta$ 高化的最后层次了。

参考文献

- 陈章太、李行健(1996)《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音卷·吉首音系》, 语文出版社。
- 侯精一等(2002)《现代汉语方言概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启群(2002)《吉首方言研究》, 民族出版社。
- 潘悟云(2009)吴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兼论汉语南部方言的形成模式,《方言》第3期。
- 王福堂(2003)汉语方言语音中的层次,《语言学论丛》第27辑。
- 王洪君(2009)兼顾演变、推平和层次的汉语方言历史关系模型,《方言》第3期。
- 徐时仪(2005)《玄音〈众经音义〉研究》, 中华书局。

袁家骅等(2001)《汉语方言概要》,语文出版社2版。

郑张尚芳(1995)赣、闽、粤语里古全浊声母今读浊音的方言,《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汉语方言异常音读的分层及滞古层次分析,《南北是非:汉语方言的差异与变化》,台北中研院语言学所。

——(2003)《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吴语中官话层次分析的方言史价值,《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100732 北京,中国社科院语言所 zhengzhshf@cass.org.cn)

论闽语鱼韵的读音层次

——兼论层次分析与层次比较的方法

陈忠敏

提要 文章讨论闽语鱼韵的读音层次,同时兼论层次分析与层次比较的方法。本文认为闽语鱼韵有三个读音层次,早期层是 *ue,次早层是 *u,晚近层是 *y。闽南片具有这三个读音层次,闽东、莆仙、闽北、闽中等四片则只有早期层和晚近层。最后讨论相关的分析方法,即:1. 文读音/白读音与文读层/白读层的关系;2. 文读层/白读层与层次的时间先后;3. 语音层次的对应。

关键词 历史层次;鱼韵;文白异读;文读层;白读层

〇、前言

汉语方言,特别是东南沿海方言的语音系统里杂糅着多层语音层次,这一现象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对语音层次的研究也随之越来越深刻。闽语地区处在东南沿海,由于有独特的地理人文背景——地域比较闭塞,又偏离中原官话区,所以语音层次的累积保存比较完整。比如跟语音层次有密切关系的文白异读既完整又复杂,而这正是语音层次研究绝好的切入点;很多的层次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都是从闽语研究中提炼出来的。

在语音层次的研究中,学者对鱼韵层次的研究最为关注,研究也最为深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次提出自己对闽语鱼韵读音层次分析的看法,同时也检讨各家研究的得失,讨论语音层次分析及比较的一般方法。

一、鱼韵读音层次的分析

罗杰瑞(Norman 1981)在1981年对原始闽语韵母的构拟中就注意到为

中古的鱼韵读音构拟出两套对应：共同闽语 *y、共同闽语 *uə。这是闽语鱼韵层次的早期研究成果。以后杨秀芳(1982)、张琨(1989)、秋谷裕幸(1996)、潘悟云(1995, 1999)、梅祖麟(2001, 2002)、陈忠敏(2003a)、戴黎刚(2005)的研究都涉及闽语鱼韵读音层次的分析。最近吴瑞文(2009)“共同闽语 *y 韵母的构拟及相关问题”(以下简称“吴文”)一文则专门讨论闽语鱼韵的读音层次问题。这些研究对闽语鱼韵层次的揭示,乃至对层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总结都有很大的裨益。本文在前人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提出对闽语鱼韵读音层次的分析及其分析方法,同时评论各家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得失。为了便于跟上述各家的比较,本文先提出自己层次研究的方法及结果,然后再分几个方面从方法论上讨论各家的观点。

1.1 泉州话鱼韵读音层次分析

闽语语音层次纷繁复杂,在没有梳理出单个方言点的语音层次时不宜首先进行跨方言的比较,否则极有可能是层次错乱的比较。所以我们先选择闽南话的一个代表点——泉州话,作为闽南话鱼韵层次分析的切入点,先重点分析泉州话鱼韵的读音层次,然后再寻找其他闽南话鱼韵的对应层次。泉州话语料据林连通 1993,李如龙 1995。用 1、2、3、4、5、6、7、8 等数码表示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等八个调类。泉州话里鱼韵的文读(只能做文读)韵母是 u,韵母 ue、ɔ、u 都可以作白读,其中 ɔ、u 既可以作白读也可以作文读。这里我们只排列这些白读韵的读音,相对应的文读放在“/”右:

ɔ

许(姓) k^hɔ³/huw³、与 ho⁶/u³

ue

女 lue³/lu³、初 ts^hue¹/ts^hɔ¹、梳疏疏 sue¹/sɔ¹、絮 ts^hue¹/su¹、黍 sue¹/su¹、贮 tue³/t^hu³、苙 tue⁴/tu⁴

u

猪 tuw¹、除锄(锄头) t^huw²、着箸(筷子) tuw⁵、锄(又音) t^huw²、储 t^huw³、驴如茹 luw²、汝(你)旅屡 lu³、吕(姓)铝侣 lu⁴/lu³、滤虑 luw⁵、书 tsuw¹/suw¹、蜍 tsuw²/suw²、薯(番薯) tsuw²/su²、煮 tsuw³、蛆舒(舒草) ts^huw¹、鼠 ts^huw³/su³、处 ts^huw⁵/ts^hu⁵、徐 suw²、暑 suw⁵、庶 suw⁵、居裾车(车马炮) kw¹、渠 kw²、举 kw³、巨拒距炬 kw⁴、锯据踞 kw⁵、去 k^huw⁵、语 gw³、御 gw⁵、圩虚嘘墟 huw¹、鱼渔 huw²、

于淤 w^1 、余予 w^2 、予(又音) w^3 、馥豫誉 w^5

我们首先来看三种文读韵: w 、 ɔ 和 u 。 ɔ 作为文读只发生在鱼韵的庄组声母里。这些是文读的例子: 初 $\text{ts}^h\text{ɔ}^1$ 、梳疏蔬 sɔ^1 、阻 tsɔ^3 、助 tsɔ^5 、楚础 $\text{ts}^h\text{ɔ}^3$ 、所 sɔ^3 。其实这是庄组声母鱼虞相混层韵母读音,虞韵“数”的文读(数学)是 sɔ^5 。鱼韵文读读 u 在泉州话里比较少见,《泉州方言志》总共列有五个鱼韵字可以读 u 韵,它们是: 处署薯曙鼠,加上吴文中列有泉州话“书”的文读音是 su^1 ,总共 6 个字,可以说这些都是新生的文读音。 u 也是鱼虞相混层的读音。见表 1:

表 1

处(鱼韵)	趣(虞韵)	薯(鱼韵)	殊(虞韵)
ts^hu^5		su^2	

虞韵文读为 u 韵的在泉州话非常多,如: 厨 tu^2 、乳 lu^3 、珠 tsu^1 、娶 ts^hu^3 、树 su^5 、具 ku^5 、遇 gu^5 、雨 u^3 等。换句话说,鱼韵有一种文读层跟虞韵的一种文读层是同韵母的,我们也称为鱼虞相混的文读层,庄组声母后读 ɔ ,其他声母组后则为 u 。鉴于这种互补分布,我们把它们处理为同一个层次的不同变体,即:

* $\text{u} > \text{ɔ}$ / 庄组声母 __

$> \text{u}$ / 其他声母 __

鱼虞相混而庄组声母后读音跟其他声母组后读音不同这种文读模式在南方方言里十分常见,所以这个读音层次的覆盖面很广,并非闽南话独有。我们再看鱼韵里的另外一种文读 w 。 w 不见于虞韵,所以它是鱼韵中鱼虞有别层的读音,即两种文读的性质不同。据此,我们把它们分为两个不同的读音层次。表 2 是泉州话鱼韵文读层的总结:

表 2

文 读	鱼虞有别层	w
	鱼虞相混层	$\text{u}(\text{ɔ})$

w 有双重身份,可以作 ue 、 ɔ 的文读,同时又是上述鱼虞相混层 * u 的白读,即:

	ue、ɔ	ɯ	u(ɔ)
A 类	白读→	文读	
B 类		白读→	文读

在 A 类里 ɯ 作 ue 和 ɔ 的文读;在 B 类里 ɯ 又作 u(ɔ) 的白读。根据 ɯ 的这种双重身份以及 ɯ 层次、u(ɔ) 层次的性质(鱼虞有别/鱼虞相混),我们可以说 ɯ 读音层次早于 u(ɔ) 读音层次。

白读 ue、ɔ 都以 ɯ 作为它们的文读,说明 ue、ɔ 早于 ɯ 读音层,“与”的白读音据杨秀芳(1991)的考证。ue、ɔ 两个白读呈互补分布,ue 分布于除见系以外的其他声母组,ɔ 则只见于见系声母后,它们又有相同的文读层,所以我们把它们看作是同一层次的不同变体,即:

*ue > ɔ / 见系声母 __
 > ue / 其他声母 __

这样我们把泉州话鱼韵的三个读音层次总结如表 3:

表 3

第一层次	ue(ɔ)
第二层次	ɯ
第三层次	u(ɔ)

从时间上看,第一层最早,第二层次之,第三层最晚。

1.2 厦门、漳州鱼韵读音层次分析

厦门、漳州跟泉州话比较接近,有了泉州话鱼韵读音层次的分析,就可以以此为基础来观察厦门、漳州鱼韵的情况。厦门话的材料来自周长楫(1983、1991、1993),周长楫、欧阳忆耘(1998),漳州话材料来自马重奇(1993、1994)。

厦门话鱼韵的文读(只能做文读)韵母是 u,韵母 ue、ɔ、i 都作白读,其中 ɔ 既可以作白读也可以作文读。这里我们只排列这些白读韵的读音,相对应的文读放在“/”右:

ɔ

许(姓) k^hɔ³/hu³、与 hɔ⁶/u³

ue

初 ts^hue¹/ts^hɔ¹、梳疏蔬 sue¹/sɔ¹、絮 ts^hue⁵/su⁵、黍 sue³/su³、贮 tue³/tu³、
苙 tue⁶/tu⁶

i

猪 ti¹/tu¹、锄 ti²/tu²、箸伫 ti⁶/tu⁶、汝 li³/lu³、徐 ts^hi²/su²、徐 si²/su²、序
(序大人,长辈) si⁶/su⁶、去 k^hi⁵/k^hu⁵、鱼渔 hi²/gu²、饫(饱) i⁵/u⁵、预(参与)
i⁶/u⁶

比较泉州话,很显然,厦门话鱼韵白读 ue、ɔ 对应泉州话鱼韵的第一层次,它们不仅层次关系字相同,读音也一致;文读 u 也对应泉州话鱼韵的第三层次,因为厦门话鱼韵读 u 也是鱼虞相混的读音,不过厦门话鱼韵读 u 的字大大增加了;厦门话鱼韵读 i 的则对应泉州话的第二层 w,因为它们都是鱼虞有别的读音,跟泉州话的 w 一样,厦门话读 i 的只有鱼韵字,没有虞韵字。表 4 是厦门和泉州两地鱼韵的读音层次对应:

表 4

	泉 州	厦 门
第一层次	ue(ɔ)	ue(ɔ)
第二层次	w	i
第三层次	u(ɔ)	u(ɔ)

尽管泉州话和厦门话鱼韵的层次数是相同的,层次是对应的,读音也非常近似,只是第二层的读音略有不同,但如果仔细分析它们的文白读对应就能发现两地还是有区别的。厦门话鱼韵读 u 的字相比泉州话大增,第二层 i 已经没有文白兼职身份,只作为白读身份出现,文读的角色统统由第三层 u(ɔ) 包揽。换句话说,在泉州话里,鱼韵有两种文读,老文读 w 尚占据主流文读的地位,新文读 u 则作为新生力量刚刚出现。厦门话则不同,老文读 i 的地位已经被新文读 u 所取代,老文读作为残留读音形式被排挤到白读层里。很明显,在这点上,泉州话比厦门话来的保守,厦门话则比较先进。

漳州话的情形跟泉州话、厦门话也是很接近的:

ɔ

许(姓) k^hɔ³/hi³/hu³、与 ho⁶/i³

e

初 $ts^h e^1 / ts^h \varsigma^1$ 、絮 $ts^h e^5 / su^5$ 、梳疏 $se^1 / s\varsigma^1$ 、黍 se^3 / su^3 、鑢(鑢铁: 磨铁) le^5 / lu^5 、贮 te^3 / tu^3 、苙 te^6 / tu^6

i

猪 ti^1 、锄除 ti^2 、着 ti^5 / tsu^5 、箸 ti^6 、储 $t^h i^5 / t^h u^5$ 、汝 li^3 、女 li^3 / lu^3 、驴 li^2 / lu^2 、吕铝虑滤徐 li^6 、蛭薯 tsi^2 、煮 tsi^3 、蛆 $ts^h i^1 / ts^h u^1$ 、徐 $ts^h i^2 / su^2$ 、徐 si^2 / su^2 、鼠 $ts^h i^3 / su^3$ 、处 $ts^h i^3 / ts^h u^3$ 、舒书 si^1 / su^1 、暑 si^3 / su^3 、序 si^6 / su^6 、如 dzi^2 / dzu^2 、车裾 ki^1 、锯据 ki^5 、举 ki^3 / ku^3 、去 $k^h i^5$ 、鱼渔 hi^2 、墟 hi^1 / hu^1 、许 hi^3 / hu^3 、语 gi^3 、誉 gi^6 、淤 i^1 / u^1 、余 i^2 、预 i^6

漳州话跟泉州、厦门比较,层次对应非常整齐,不过也有一些小的差异:

1. 泉州、厦门的 ue 读音层,在漳州读 e; 2. 厦门话的文读全部由 u 读音包揽,鱼韵能读 i 的字已经比较少见,但是在漳州话里尽管新文读 u 已经出现,但是读 i 的字还是十分常见。“与”的文读是 i(旧文读),而不是像厦门那样是 u(新文读),说明旧文读 i 还没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而“许”有 $k^h \varsigma^3 / hi^3 / hu^3$ 三种读音, ς 、i、u 分别代表白读层、旧文读层和新文读层三个不同的层次。表 5 总结三地闽南话鱼韵的读音层次对应:

表 5

	泉 州	厦 门	漳 州
第一层	ue(ς)	ue(ς)	e(ς)
第二层	u	i	i
第三层	u(ς)	u(ς)	u(ς)

三地三个读音层次的对应非常整齐,不过层次的具体读音略有不同。从鱼韵的读音层次来看,泉州、厦门、漳州三地最为明显的差异是在旧文读和新文读的交替上:泉州话最为保守,尽管有新文读层进入,主流文读仍是第二层的读音;漳州话次之,代表第三层的新文读进入,但是代表旧文读的第二层读音仍没有最后放弃,还有大量的字读 i;厦门话最先进,文读已经全部被第三层读音 i 所包揽,第二层的读音(旧文读)已经被排挤到白读音里去了。鱼韵各层次的音变是:

第一层: *ue > e(漳州)